

昆都仑文史第五辑目录

包钢史料

- 包钢，倾注着乌老的深情厚爱……………史玉华 李 汀（1）
 回顾包头老一代设计人员的几段经历……………顾 钧（7）
 包钢建厂初期选择水源地前前后后……………吕智豪（18）
 回顾全国各地支援包钢建设的片断……………阎充英（26）
 包头钢铁公司与军事工业……………于 俊（34）
 三枚金桔……………张树宽（39）

市政史料

- 建国前的包头教育简况……………张曙辉（41）
 国共通邮史话……………李文勋（52）
 创刊《包头青年报》的回顾……………王倚一 徐淑娴（56）
 育才幼儿园……………薛 飙（61）
 旧包头的妓院和性病传播……………郭体绪（69）

老干部忆当年

- 对“五一”反扫荡的片断回忆……………苏 中（72）
 从当童养媳到走向革命……………孙岐珍（81）
 对通辽以北地区一次战斗的回忆……………〔蒙古族〕郑林台（87）
 回忆点勒素之战……………任福才（90）
 激战态基庙……………任福才（93）
 从西北卫校到朝鲜战场……………李士昌（96）
 难忘的战地摄影生涯……………杜守恒（103）

人物春秋

- 塞外文豪——荣祥……………狄生云(113)
马海德同志在昆区……………李士昌(121)
老一团抗战人物……………高志昌(123)
马占山将军轶事……………易 磐(130)
智勇双全的宋政委……………郭体绪(131)

鹿原名人志

- 内科专家康子铮……………阎充英〔蒙古族〕乌云(133)
药理学教授石山……………朱企泰 阎充英(143)
著名画家白铭……………王德恭(152)
中年书法家麻天佑……………王新洲 高志昌(159)
稀土事业的领导者——葛鸿文……………张 毓(163)

政协人物

- 眼科专家郭体绪……………张 清(171)
矢志不渝报国情……………李光玠(180)
走向光明……………易 磐(185)
优秀的民族教育工作者包家驹……………〔蒙古族〕包广仁(189)
“老有所为精英奖”获得者小志
……………〔满族〕关铁玉 刘 捷(195)

- 编后记……………昆区政协文史委员会(198)

包钢，倾注着乌老的深情厚爱

史玉华 李 汀

乌兰夫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心情非常悲痛。岁月的变迁莫能使我们忘却故人，时间的流逝没有磨灭我们的记忆，乌老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浮现，在耳边萦绕，永远难忘乌老对包钢的深情厚爱。

包钢，工业基础薄弱，生活条件艰苦。建厂的地方，到处都是堆积起的一道道沙梁，上面布满了一条条花纹，活象一只屈身蹲卧的猛虎。山风吹来，“猛虎”一跃而起，张牙舞爪，风起沙涌，肆意闯荡，坚硬的沙粒把脸打肿了，呼啸的山风把脸吹黑了，口干唇裂，一个个建设者成了黑脸大汉。夜晚风沙钻进帐篷，搅得建设者夜不能寐，广大建设者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开始了建设。工人进驻工地不到两个月，就是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乌兰夫主席派内蒙古歌舞团到工地慰问演出。工人坐在旷野荒郊，演员站在露天舞台上，用歌喉传递着党和政府的深情厚意，表达着乌兰夫同志对建设者的关怀。慰问演出过后不久，乌兰夫与权星垣来工地视察。那时，一切都刚刚开始，广大建筑工人平地起家，开始砌筑家属宿舍。乌兰夫沿着脚手架看望工人，问寒问暖，从工人的起居到饮食，从施工建设到文化生活，他老人家都关心得无微不至。看到工人住简房睡二层铺，特别嘱咐我们要搞好环境卫生，不要闹传染病。并一再嘱咐，要体谅工人的辛苦，多想工人的难处，关心工人，尊重工人，大家同

心同德早日把包钢建设起来。

1958年4月26日，包钢焦炉工程举行开工典礼，乌兰夫同志再次来到喧腾的工地，为焦炉工程剪彩，并开襟解怀，挥锹装车，一锹两锹，不间断地挥动着大锹，很快把混凝土小车装满了，为二号贮煤塔浇灌了第一车混凝土，掀开了包钢建设史上沸腾的一页。广大建设者看见乌老额角出汗了，都抢着去夺他手里的锹，他固执地又装了一车，然后直起腰，望着周围忙碌着的工人、干部点头微笑。

创业是艰难的，获得的支持也是广泛有效的。乌兰夫同志曾陪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彭真、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视察包钢，使包钢各族职工深受鼓舞。

1958年7月19日，乌兰夫同志陪同朱德同志再次视察了包钢，翌日视察白云鄂博铁矿。在去白云鄂博的专车上，两位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中苏白云鄂博地区合作研究队主要负责人。

朱德同志和乌兰夫同志步履矫健的登上白云鄂博主峰，一览无余地俯视铁矿全貌。白云鄂博铁矿是包钢的矿石供应基地，原是牧人们祭奉神的敖包。自从成了包钢的矿石供应基地以后，山下便热闹起来了。铁路穿过阴山，通过草原，直到山脚。当年牧人们三年举行一次“那达慕”的地方，不到四年时间，就变成一个拥有上万人口的城镇。矿北是工业区，正在修建一所全国最大的铁矿石破碎厂；矿南是街市和居民住宅区，一派欣欣向荣。谁知几年前白云鄂博敖包搬家，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勘探队一进白云铁矿，反动贵族一方面在牧民中散布流言蜚语，蛊惑牧民阻止白云鄂博的勘探工作，胡说什么“南蛮子挖走了山里的金丹老佛爷，草原要降灾的”；一方面又暗中鼓动几个旗的反动上层人物策划叛乱，与流窜在草原上的土匪相呼应，使草原不得安宁，工业建设不能进行。国家及时派来了剿匪部队，赶走和消灭了豺狼。当时担任达茂旗旗委副书记、副旗长、后调任白云铁矿任党

委书记的巴彦都荣同志带领旗干部走家串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发矿山的决定，并把乌兰夫的照片翻印成八寸照片，送到广大牧民家里，使广大牧民知道了毛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乌兰夫是蒙古族的领头人。广大牧民把毛主席像和乌兰夫照片挂在蒙古包里，他们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乌兰夫是我们蒙古族的领头人，我们跟他们干革命。”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在乌兰夫的影响下，在旗委的有力推动下，大喇嘛首先表示敖包可以搬迁，于是，将白云鄂博敖包搬到白云宝格达——白云敖包。

朱德、乌兰夫详细地询问了矿山建设情况，在俱乐部接见了工人代表、牧民代表，然后驱车到离矿山七里路的乌门胡图格的牧民业日皮勒家作客。散置于碧草绿树中的白色蒙古包，在阳光照耀下，犹如一颗颗白蘑，耸立于草毯之上。圆圆的天顶，温馨的包房，一别于矗地擎天的大厦。朱德、乌兰夫在巴彦都荣陪同下，与业日皮勒和他妻子钦仁皮勒喝着奶茶，谈叙家常，感情融洽，气氛和谐，犹如一家人一样。乌兰夫喜爱的抱起主人的小男孩图木格，亲切的夸奖着说：“这孩子真好，长得真壮实！”

大家在一块儿谈叙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又驱车到牧民苏和家做客。

在白云鄂博刚开始勘探时没有水，勘探队员化雪溶冰，作为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苏和放牧看到勘探队缺水，就顶着凛冽的寒风，帮助勘探队找到了白云布拉格。白云布拉格是个不冻泉，淙淙流水，常年不断。勘探队找到了水源。用汽车运水，解决了一大难题。朱德得知这位牧民为开发白云铁矿做出过贡献，满怀深情地握住苏和的手表示谢意。巴彦都荣把朱总司令的谢意和关怀翻译给苏和听，苏和激动得把斟满了酒的银碗高高举过头顶，献给朱德和乌兰夫，非常动情地说：“总司令，是党救了我，为建设自己的矿山找水，是我该做的事，哪值得您感谢。您整天为

国操劳，为民效力，怎么担得起您来看望我，我苏和一辈子也不忘党的恩情。”

乌兰夫望着满怀激情的苏和，抚摸着站在一旁的苏和的女儿，意味深长地鼓励他们世世代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乌兰夫与人民血相通，心相印。他们离开牧民的家，业日皮勒骑上马，带上奶食，分赴到各蒙古包，大家分享他们一家人的幸福。

1958年包钢进入大规模建设，计划施工的主体厂矿和辅助设施共有115个项目。工程浩繁，工期紧迫，材料不足，设备订货不能按时到货，困难重重，严重影响建设。乌兰夫得知这一情况后，分别致函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湖北等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请求支援。在致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信中说：“包钢在你省订货的设备和材料，仍需按中央平衡分配的时间按期或提前予以交付为盼。按内蒙现在工业状况，包钢的建成没有各省市的援助是不可能的。”他还写信给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同志，请他对包钢建设中存在的钢材、水泥、重大设备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给予解决。1958年11月26日，乌兰夫同志就包钢建设中的几个紧迫问题，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汇报了包钢自选定厂址五年来各项重点工程的建设速度和预计在1959年实现出铁、出钢、出钢材的设想；提出包钢在基建投资，尤其在原材料和附属设备、非标准设备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此特向中央提出把包钢的建设列为专题解决、请求全国各省市支援包钢等七项建议。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乌兰夫就包钢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要想办法为包钢解决问题。周总理为此专门接见了包钢经理杨维，详细地询问了包钢的困难。随后，乌兰夫向邓小平、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转交了包钢1959年1月28日和29日的两个报告。在给邓小平的信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包钢建设中还存有不少问题，这次设备订货会议中，有些材料设备得到了解决，有

些还没有解决。包钢写了两个报告，现送上请审阅，并希望指定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2月3日，邓小平就乌兰夫1月31日报告批示：“陈云、富春同志阅后交一波同志，请一波处理报告中所提的问题。”2月6日，薄一波办公室复函乌兰夫：“包钢这个报告，一波同志已处理。据冶金部王部长报告，‘这些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正与有关部门商议解决中’。请报邓副总理。”

1959年1月9日，在乌兰夫同志主持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包钢建设的领导和支援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包钢正进入一个比以往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建设过程，自治区的党政机关和各族人民、国家干部和建设包钢的全体职工，要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支援包钢。《决定》要求必须以保证重点的精神，把为包钢建设所必须的一切建设项目首先纳入地方计划，然后安排其它各项事业。由于乌兰夫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多方努力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包钢建设出现空前的大好形势，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支援包钢建设的热潮，确保了1959年9月提前一年建成了以一号高炉为中心的各项配套工程。9月20日包钢一号高炉开始烘炉。乌兰夫同志和内蒙古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亲临包钢炼铁厂视察出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听取包钢领导同志的汇报，亲切慰问了建设包钢的各族广大职工。9月26日包钢一号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结束了内蒙古草原寸铁不生的历史，包钢从此加入了祖国钢铁大军的行列。10月15日，周总理乘专机由兰州抵达包头，专程参加庆祝包钢一号高炉出铁盛典。周总理在叶剑英、乌兰夫等陪同下来到会场。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广大职工热烈鼓掌，纵情欢呼，大家共同分享着胜利的喜悦。继一号高炉出铁后，1960年5月5日，乌兰夫同志亲自为包钢一号平炉剪彩，并视察了炼钢厂。乌兰夫热情洋溢地说：“包钢一号平炉是一个设备先进、技术复杂的大型工程。这个工程在较短的时间内能以建

成，进一步说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

“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已经跨入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同时并进的新阶段。因此，在继续加强领导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前完成包钢和其它重点建设的基本建设任务，保证使全部工程尽快按质按量建成投入生产的同时，还必须以足够的力量，保证搞好当前的钢铁生产，尽快的提高高炉、平炉利用系数，增大钢铁产量，提高钢铁质量，降低成本，使包钢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以便更快地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和科学文化的自治区。实现这个光荣的任务，是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者所担负的责任更重大。包头工业基地已具有一定规模，在发展自治区经济建设中，包头要发挥其基地的作用。要大量培养建设人才，不断增加技术设备，满足生产建设发展需要。在培养职工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壮大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队伍，有计划地发展与培养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技术职工与企业管理干部，壮大民族工人阶级是培养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加强民族团结，提高各民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最好办法之一。”

乌兰夫的话满腹深情，一腔衷曲，深深铭记在包钢广大职工心中。

几十年过去了，日月不灭，苍穹不老，山河不死，广大钢铁工人站在平炉旁，依然听到乌老心声的怦响，依然感到乌老心房的滚烫，万朵绚丽的钢花，熔聚着钢铁工人对乌老的深情厚意，滚滚奔腾的钢水，凝结着钢铁工人对乌老的崇敬和爱戴。

本文作者：史玉华，包钢党委书记、昆区及包头市人大代表；李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二冶经理办副主任，现已离休。

回顾包头老一代 设计人员的几段经历

顾 钧

1957年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包头成立黑色冶金设计分院，从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调来职工45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70人。这是一支从内地来支援包头钢铁基地建设人数较多、时间较早的知识分子队伍。三十多年来大家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包头市和内蒙古的建设。同时也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值得回忆。今择记一二，但愿能作为借鉴，帮助我们发扬一些好的传统，摆脱一些陈旧观念的羁绊，减少一些今后的失误，振奋中华民族精神，使我们国家快一点发达起来。

(一)

包院一成立，包钢工程的大量施工图设计任务已经迫在眉睫，1957年包钢主体工程已经开工。原先拟定包头设计院的任务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量是管理国外设计。只有一部分施工图设计由国内配套完成。后来情况起了变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材料、设备供应和施工能力等种种原因，改为从炼钢开始，施工图统统由国内自己承担。繁重的设计工作量和包院当时的人力相比，相差很悬殊，1958年4月，包钢公司将设计处、勘察工区和设计院合并，全院人数增加到877人，其中技术人员有525名，设计力量有所增加，但毕竟还是一支新组建起来的年轻的设计队伍，专业也不配套。1958年地方钢铁厂遍地开花，包院又增加了内蒙、山西、宁夏、甘肃等省、区的地方厂设计，任务更加繁

重。但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下，这支队伍没有被繁重的任务压倒。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在“大跃进”形势要求下的各项设计任务，某些方面在质量上还有些新的突破。

后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利用兰州、西安等地一些企业和单位下马的机会，1962年从这两地又调入包院一批技术人员。加上1963年国家分配给包院几十名大学生，力量顿时壮大。使包院初步具备在1963年下半年分别成立炼铁、炼钢、轧钢三个专业设计科的条件。其他专业设计科也相应增加了力量。这几次力量的充实，为包院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与实力奠定了基础。

(二)

包院成立初期，即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除了要完成繁重的设计任务之外，还要同时进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

解放初期，着重“阶级斗争”教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已经有口皆碑，成为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成了人们的基本工作原则和方法。

这几年的政治运动，大致可罗列如下：

1958年2月，继反右派斗争之后，在设计人员中开展向党交心活动，随后即开展了红专辩论。

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

1960年进行“新三反”运动。

1961年4月在干部中进行“五好四查”，在工人中进行“六好三勤”，并同时进行肃反整风。是年，开始精减人员。

1962年开始对“右倾”分子甄别平反。

1963年开展增产节约及“五反”运动。

1964年11月开展全国性的设计革命运动。

1965年进行“四清”。

1966年8月，拉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动乱开始。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政治运动习以为常，显然它必须占用大量的业务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与此同时，还有经常性的“干部参加劳动”，和配合政治运动的许多群众活动。如当时在“大跃进”时期的“保钢保铁”、“大炼钢铁”、实现“人民公社”化等等，都占去了设计人员大量业务工作时间。

(三)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设计院位居冶金工业系统，更应全力以赴，当时设计人员有三条战线，一条是保证包钢工程建设；一条是参加地方厂建设小钢铁厂，并协助他们开炉生产；还有一条便是自己大炼钢铁。这都是保钢保铁的具体任务。目标是“超英赶美”，因此这也是政治任务。

1958年6月设计院在街坊内东北部兴办“七一”钢厂，既不理睬城市规划，也不讲环境保护，修起3立方米小高炉，此外还修建了土焦炉，土法炼钢的“鸡窝炉”。除了“七一”钢厂的员工之外，全院职工都要参加砸矿石、炼钢、炼焦等劳动。一时，街坊内白天烟尘弥漫，夜里灯火通明。消耗了大量煤、电等能源。把收集来的废钢烂铁，砸碎了扔进“鸡窝炉”内熔化，最后拣出来的是不成形的和不明成分的“钢块”，用这种“钢块”过秤，登记“产量”，就可以报捷了。在这种基础上，常常可以听到电台广播全国钢产量不断上升的消息，劳动者聊以自慰。在紧张劳动之余，夜里十二点，可以到食堂吃一餐敞开供应的夜宵，这是标志着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似乎共产主义已经为期不远了。

当时设计院一位党委副书记不只一次地鼓舞大家，“共产主义就像在大青山脚下，大家努力干吧！”在这种狂热的鼓动下，

大家为实现美好的理想而埋头苦干。

当时的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蛮干，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自然会有人提出异议。但当时有一句常被人当作口头禅的话：“不要光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群众也就无权讨论了。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什么问题都可以上阶级斗争的纲，1959年开展的反右倾运动，要求从五个方面进行对照：

一、对总路线、大跃进的看法和态度；

二、对群众运动的看法和态度；

三、对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的看法和态度，是否能打破洋框框，搞土洋结合；

四、对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是否摆正了？是否做到了又红又专；

五、反对暮气与个人主义，看有没有干劲，革命意志是否衰退？

如在包钢工程中反对“投资一变二”那就是右倾了。以上各条，看了足以叫人警觉。

当时对知识分子处在被团结、教育、改造的地位。所以一般人都学会了做到有自知之明，不能在政治思想领域把自己树立成资产阶级靶子。慢慢习惯于处在一种违心的屈从状态中。

(四)

在包钢设计工作中，技术经济论证和科学分析常常被长官意志所取代。一个口号，就可以把设计折腾几个反复。

1958年4月15日的《包钢工作简报》第六期称：“根据冶金部精神，要求包钢投资从21亿元降到11亿元左右，因此公司决定在节约的原则下，能缓建的工程一律缓建，大力精减机构，降低建设投资，把‘投资省一半，速度加一番’作为包钢建设的奋斗口号”。

当时包钢建设已经开始，规模已经确定，总平面已经铺开，

投资省一半的要求，是比较主观的。但是照办还是不照办被上纲为对总路线、大跃进的态度问题。后来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有些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被戴上“右倾”的帽子。

设计院在1958年明确归属包钢公司领导，对领导机关作出这样的决定和提出的奋斗口号必须执行。当年5月，草草提出了《包钢300万吨规模冶金工厂部分节约方案草案》。

当时和我们一起从北京调来的史星三院长忧心忡忡，常常征求大家对投资减一半的看法，并组织研究对策。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到我家里来，找我陪他到正在施工的工地去，察看施工情况，面对现实，琢磨投资降到11亿的可能性和将造成的后果。后来他在公司的讨论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强调应该尊重设计工作的内在规律，要给设计工作一定范围内的独立自主权，不应用“投资省一半”这种口号来代替设计结论。结果他受到了批判，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1959年10月，史星三同志带病调离设计院。事后许多同志都感到十分惋惜。

此后，又做了多次包钢节约方案，修改补充初步设计方案，第一期工程填平补齐方案等等。到1962年底，冶金部指令以包院为总包院，全面开展包钢初步设计的修改和补充，有一些问题得到了纠正。1963年3月26日，冶金部在北京召开审核包钢补充初步设计方案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除了包钢、冶金部各设计院之外还有铁道部设计院、煤矿设计院、建工部给排水设计院等单位参加。审查会议于5月17日结束。会上对矿山、选矿、烧结的有关设计问题作出了决定。

此后，包钢一面建设一面仍进行补充初步设计的工作。直到1965年初，冶金部召开包、武、太会议，对包钢、武钢、太钢今后如何建设作出了原则决定。对即将完成的包钢补充初步设计不再要求完成，包院对包钢补充初步设计工作，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工作给了我们做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总体设

计的锻炼机会。通过这些工作，设计人员水平有一次“质”的提高，是包院设计力量成长的一个里程碑。

(五)

我们为包钢1150初轧厂前后一共做了五套施工图，谈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过程如下：

第一套图于1958年11月完成。其内容按照包钢投资节约一半的精神，和国外设计相比取消了2100吨设备，厂房由钢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投资降为4600万元。

第二套图于1959年5月份完成。在检查设计质量中认为1150初轧厂设计中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过多，于是把原设计的初轧均热炉跨和钢坯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改为钢结构。

第三套施工图是在1959年10月份，按照上级指示：“国外设计不作任何修改。”又按苏联为包钢所作初步设计，做了施工图。

第四套图是在1960年按照上级提出“速度是灵魂，上马第一”的要求，为了解决建设钢材供应不上的问题，又把厂房结构全部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修改的同时，为了做到“设计为生产服务”、“三满意”、“四个一样”等，按照厂方提出的考虑双锭轧制，轧机能力按年产530万吨设计，但规模仍按300万吨不变等要求来完成的。

第五套施工图，按照冶金部1964年审批包钢1150初轧修改初步设计的意见：车间规模按年产150万吨钢坯进行设计，但设计中要考虑到将来要发展到300万吨规模，凡是可以分期建设的，这次设计中不予考虑。按此包院作了第五次施工图，也是最后一套施工图。

1965年初轧厂开始施工，该项设计从此结束。设计指导原则多变，增加了许多设计工作量。从另一方面看，通过反复设计，增加了设计人员的锻炼机会，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最后，

这一个我国自己制造设备，我国自己设计的初轧厂还是比较成功的。

（六）

设计院初期的工作特点是任务重，加班加点多，参加体力劳动多，需要经常到地方厂出差多。在大跃进时期，设计大楼里经常灯火通明，加班加点。那时候超额工作没有奖金，出差补贴十分微薄，而大家还是维持着相当高的工作热情，可惜的是不少力气都花在一些无效劳动上。当时大炼钢铁所作的虚功自不必说，设计院还搞了“畅想设计”、“装配设计”、使用“超声波”等等，都占用了设计人员不少时间。

1960年全国经济开始出现困难，首先反映在吃的方面。市面上食品供应开始紧张，食堂里菜的油水越来越少，设计人员粮食定量普遍只有27斤，开始填不饱肚皮。饮事人员为大家千方百计主食搞“增量法”，副食搞“人造肉”，其实只能起一点精神作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当时包钢工地现场设计组的同志，由于活动量大，已按相同工种施工人员的定量用粮，困难时期出现以后，这种做法受到了指责，有些人认为这是多吃多占，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党支部领导的监督下，定量一律改回27斤，而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要求每个人都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上纲为：“说每月27斤粮食不够吃，那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给三面红旗抹黑”，岂能等闲视之。

但不久，食物供应的越来越匮乏使得用“增量法”也无法满足每家每户精打细算的用粮要求，两年后用“人民公社”化的名义办起来的集体食堂开始解体。家家户户都必须精确地以半两一两为单位来计划用粮，而且采用干稀搭配、瓜菜代等方法，来维持自认为最合适的膳食方式。这是两年前谁也未曾想到的。

记得我每天带到炼钢工地上去的饭盒里，经常只能装三、四只

一两一只的莜面蒸饺，馅是甜菜叶子，没有一点荤腥或油水。早上在家里只能喝一碗玉米面糊糊。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到工地办公室，已经精疲力尽腿软气短，常常要坐在值班用的帆布床上，提前吃掉一些饭盒里的“午餐”，才能缓过劲来开始工作。

在工作劳动紧张而食物缺乏的情况下，人员体质普遍下降，设计院浮肿病人很普遍，患肝炎者也不少，但不少人还得抱病工作，有的人至今留下了后遗症。

在1959年底，一开始出现困难苗头，设计院就决定兴办农场。在青年农场附近建设路北侧，建房、打井、修筑猪场鸡舍，用拖拉机开垦一片菜地，种菜种粮。院里抽调了一批干部驻农场经营管理。其余职工轮流到农场参加劳动。当时大家对农场寄以厚望，劳动热情很高，有时一天就去农场几卡车人，顶着风吹日晒，干得热火朝天。中午每人可饱食一大碗丰盛的烩菜和两只窝窝头，大家对此都很满意。驻在农场的同志更是干劲十足，春天育苗常常遇到刮风天气，为了保护好秧苗，不惜用自己盖的棉被覆盖在苗圃上，精神十分可嘉。

但后来由于设计任务繁重，大家对务农又都是外行，虽化了许多劳力，没有获得应有的收成，从经济上得不偿失，农场只得停办，1963年1月将农场全部折价让给部队经营。

在浮肿病流行的时候，组织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61年初党委决定：1.成立消灭浮肿病的工作组，对职工定期检查和进行必要的治疗；2.工作安排要注意劳逸结合；3.按照市委要求对浮肿病员治疗并普遍进行一次思想教育，解除患者思想负担。

在这一段时期中大家遭遇的困难都很多，经历过的人都能记忆犹新，毋庸赘述。人们把这几年称为“困难时期”。引起困难的原因，固然有“自然灾害”和别人“卡脖子”等等，但决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是前两年自己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冒进、浮夸、和浪费，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

(七)

五、六十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对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种权威性的分析，“我国知识分子中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其余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中还有百分之一、二、三是一遇风浪就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极端反动的人，即阶级敌人。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

基于这个论断，经常性的斗争不足为奇，而且步步升级。

在1964年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就提出要与少慢差费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5年设计院在四清运动中，清思想，就是要清除设计人员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在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5月25日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文革”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时设计院在四清工作组领导下，也贴出了批判三种意识形态（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种意识形态）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大字报。许多人被点了名。

1966年8月8日中央公布了《十六条》。8月14日，包院部分群众有组织地贴出了揭发批判“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在设计院内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1966年8月设计院内也开展“破四旧”，一些外来的“红卫兵”在院内“革命造反派”陪同下，挨家挨户地破四旧。被指为属于“四旧”的物品有：西服、旗袍、连衣裙、高跟鞋、牛仔褲、古典文学和音乐唱片、麻将、扑克、金银首饰、结婚照片和戴着学士帽的照片，以及人参、阿膠等补药……只要“红卫兵”认为“四旧”，都在应破之列。一时连搜带缴，足足放了一屋